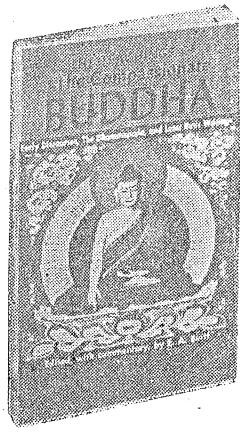


大悲佛陀之教義 (續)



The Teachings of The Compassionate Buddha.

柏特博士著 修夫譯

(二) 世親之唯心論辯

難者問及是否有外界之存在，為諸識之對象。世親答之

偈曰：

(10)

彼境非為一，亦非多極微；復非為集聚，極微莫證故。

此義云何？乃謂設如真有外在認識之基礎而為代表諸識之對象，則如彼之外境必或為一，如勝論師所稱有組成之形；或為多，如所謂有許多真實之極微，集聚合和而現為塵境。然外境於理不應為一，因吾人不能離其各部份而掌握其全體。亦於理不應為多，因吾人不能得達極微，復於理不應為集聚合而成境，因個體極微之理論莫能證明。

(問) 何得謂極微莫證？

(答) 偈曰：

(11)

一微連六他，應含六部份。

柏特博士著 修夫譯

如一處有六，聚合應成一。

如一極微之每方各與另一極微相連接，則必含有六分，蓋同一空間既被佔據，勢不能另容其他。如六極微佔據一極微之空間，則其聚合體之量應等於一極微，蓋縱使其相互對立而繞行，其為量亦不能超過一極微；故其聚合體為不可見。

(敵義) 總說部學者稱：極微相連合之理論為非，因極微不佔據空間；而極微之聚合體則具相互連合之理，以其確佔據空間故。

(答) 此亦不然，偈曰：

(12)

極微既不連，聚合連何物？

彼連如無證，非因不據證。

今須檢其論說之原理及趣向。蓋離於極微則無有聚合體，亦無有極微之連合，然聚合體所連為何？設汝為自圓其說而謂聚合體亦不互相連合，然則汝不應說因極微不佔空間即不相連合。聚合體佔據空間

而汝仍不許其連合。故知極微之不相互連合，非因其不佔空間。職是之由，單一之真實極微為不可證。無論是否認可極微之連合，其謬誤仍如吾人之所指出者。無論是否認可極微佔據空間，皆為大邪見。

(問) 何以故？

(答) 偈曰：

(13)

如極微據隙，於理應成一；如極微無體，應無影無蔽；離於斯二者，聚合無差別。

如一極微之六面不相同，則由不同之數部份和合為體，何能證其為一？如一極微不同之六面，則於日光昇起照射其上時，因無日光不能照到之一面，何以有陰影現於日光不及之側？復次，如執認極微無不同之面，因無一側不為他側所及，亦不能謂各側互相阻碍；則各部又何能彼此障蔽？因各面互不相礙，則諸極微必轉動於同位置；且一切聚合體之量應同於一極微。其謬誤已述於前。

(問) 何不認為陰影及障蔽乃屬於聚合體而非屬於極微？

(答) 你能認為聚合體不同於極微而能為障蔽生出陰影嗎？

(敵者) 不也！

(答) 若然者，則聚合體必不具障蔽及生成陰影之兩種顯象。亦即是，如聚合體無異於極微，則障蔽及陰影之生成，必不屬於聚合體。此智解分別，無論加之於極微抑聚合體，皆為非實。

(問) 汝猶未能離於外官之性

，辨別極微與聚合體又有何用？

(答) 然則此性謂何？

(敵者) 我乃謂目之所見亦即綠色之實性，於他種感官之性亦如此。

(答) 吾人應判此「目之所見，等等」即「綠色之實性，等等」為一為多。

(敵者) 設謂其為一，或謂其為多，有何過誤？

(答) 兩者皆有過誤。謂其為多，過誤已如前述。謂其為一，亦不合理。

偈曰：

(14)

設一，當無前進行，同時無取與不取，無多亦無次第緣；更無物可覺知。

設無分離與差異，且目之所及者，一切色相皆以為一物，則無理由可以在地上行進，因為如前行一步，當至一切處；復次，於同一時間，不能於此處之執取，而非於他處之不執取，蓋以為一之物，不能同時為可得及非可得。同一處所，亦不應容不相聯合之物，如象馬等。如處所容一，亦容他物。何得謂彼此有別？倘認為兩物並存，則何以一處既為被佔又為非被佔——於其中間有虛空可見？復次，連像水中微生物般可見之微物亦不應有，蓋以於同一空間中如有少物，其大小應為相同。汝如謂乃就其特性之觀點，此物異於彼物，而非由於任何其他原因之差異，則汝應當認可辨識之物經多次分解而變成極微。已辯論過極微非為實物。故離於識，根如眼，塵如色等，無可證明者

。由於這些考慮，可證惟表象為有之理。

(問)物之有或非有，惟決於證。於諸種證中，直覺為最上。如無外境，何以知覺外塵，如現時之對我所顯現者？

(答)此顯現者為不實。偈曰

(15)

直覺如夢境。

直覺生起時，

見與色已無；

何謂覺知有？

適如在夢境中，雖外塵非有，而能有直覺之感，故亦同樣地在現時(按：指醒時)之直覺亦可知其非有。以此為證，當可推知外境之顯現為不實。復次，設於某時有此直覺，如色之現於吾前，於見色之時，見已非有；(1)因覺知須屬於知識之分別作用，(2)因於覺知之時，眼識及其他之識已成消逝。依剎那生滅之理衡之，於覺知生起之頃，其所覺知之境——所見，所觸，所聞，等等——已成變滅。汝何得謂其時有直覺哉？

(敵義)然於意識記憶之先，實需有既往之當時經驗；職是由之，可判為有先時所覺察之境。此境之性，即直覺之所覺者。由此可立外境為有之義。

(答)汝如據『先之經驗，後之記憶，』以證外境為有，其理亦不然。

(敵者)何以故？

(答)偈曰：

(16) (初分)

既謂見境為表象，

即由於此生記憶……

如前所述，雖外境非有，而根識，如眼識等，現為似有外境。由是而有以後之記憶，及分別之心象，現似前境。於是稱為前所經驗之記憶。故用後之記憶以證前時所見之境為實有，其義不成。

(問)如醒時同於夢中，雖無確實之外境而能生起表象，則吾人何以不如醒時知夢境之非有而知醒時之境為非有，蓋此二者應相同？因不能知醒時之境為非有如知夢境然，現有之境何以為無？

(答)此亦非證，因偈曰：

(16) (次分)

夢中所見為非有。

……未醒之前不能知，

適如未醒之時，不知夢境非實有，而於醒時能知之；亦復如是，世間幻妄分別，記憶繁興，混淆狂亂，如在一場夢中，一切所見，完全不實；然於悟道之先，不能知之。惟如一旦得第一義慧，住於解脫，不起分別，則可稱為徹悟。之後，所獲之世間淨智起用；依於實義，明鮮地了知諸境非實。其理正同。

(按：請參考唯識二十頌)

(三)最高真實為絕待心

楞嚴經之全部內容，實包羅萬象；多有使西方哲學家迷惑而喜好奇之處。然其前四卷乃問答式之連續辯論，旨在闡發心之真性而建立絕待之心之實義。頗似許多西方唯心哲學論辯之憶述。於此僅選錄其有關基本論點之部份，分為數段，冠以標題。此外，讀者不可忽畧宗教精神及研討之主旨。

如是我聞；一時佛在舍衛城祇園精舍，與大比丘眾千二百五十人俱；皆是無漏羅漢，嚴持正命，善

超諸有，成就一切人間智慧，受佛聖教而能體證佛義，應有無量而度脫度生，拔濟未來……此外復有無量獨覺，皆為羅漢；及聲聞等，同來佛所，與諸比丘共；其時適為休夏自恣……

於是佛告阿難：『阿難，汝我同宗，吾等雙親血統相屬；汝可告我，於我法中汝初發心，其故為何？』

阿難白佛言：『我見如來三十二相，勝妙殊絕，形體映徹猶如琉璃，常自思惟，此相非是欲愛所生……』

(甲)由於見之功用，何處是心？

佛言：『阿難，我今問汝——汝初發心，緣於如來三十二相，將何所見，誰為愛樂？』

阿難白佛言：『世尊，我以心目，得斯愛樂。我目觀見如來勝相，心生愛樂；故我發心，願捨生死。』

佛告阿難：『如汝所說，真所愛樂，因於心目。若不識心目所在，則不能降服塵勞——譬如國王，為賊所侵，發兵討除，是兵首當知賊所在。使汝流轉，心目為咎，吾今問汝：——汝所謂之心目，今何在？』

阿難白佛言：『世尊！一切世間，十種異生，同將識心居在身內；對一切人頗為明顯……觀看之目實在我頭。』

佛告阿難：『阿難，汝今現坐如來講堂；觀祇陀林，今何所在？』

『世尊！此大重閣清淨講堂，

在給孤獨園。……今祇陀林實在堂外。』

『阿難，汝坐堂中，先何所見？』

『世尊，我坐堂中，先見如來。次見大眾。然後外望，見諸園樹。』

『阿難，汝見堂外之樹，因何有見。』

『世尊！此大講堂，戶牖開豁故我坐此，得遠瞻見。……』

佛告阿難：『如汝所言，身在講堂，戶牖開豁，得見園林；然則告我，亦有他人，在此堂中，不見如來；而見堂外否？』

阿難答言：『世尊，設謂有人，身在堂中，不見如來，而見林泉，無有是處。』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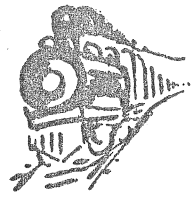
『阿難！汝亦如是……若汝現前所明了心實在身內，爾時先含了知內身；頗有眾生，先見身中一切所有，然後更見身外之物。然以何故，吾迄未見有人能見內臟者？……何以不如汝所言說，不見內者，不能見外？是故應知，汝言覺了能知之之心，住在身內，無有是處。』

阿難稽首而白佛言：『我聞如來如是法音，悟我心如居身外。……衆人不見身內，但見身外，適如燈光，燃於室外，不照室內；是義必明，將無所惑，同佛了義，得無妄耶？』……

佛告阿難：『若汝覺了知見之心實在身外，身心相外，自不相干，則心所知，身不能覺；覺在身際，心不能知。我今示汝兜羅綿手，汝眼看時，心分別不？』

阿難答言：『如是，世尊。』

佛告阿難：『若相知者，云何



西遊散記 梵影

六、向聖地進發

我們的代表團，名義上，是黨而皇之出席世界佛教會，實際上，每個團員的目標，都是藉此機會，到印度去朝禮佛教聖地，所以在沒有啓程之前，就計劃好了朝聖的時間，然後才再飛尼泊爾去。

外客到印度，朝禮聖地的起腳站，只有加爾各答；當然我們也不例外，但在未出發之前，應預先有個計劃，坐汽車或乘火車，先朝何地？次到何地？都得盤算妥當。佛教所有聖地遍於全印，最出名的有八個：1.菩提場、2.靈鷲山、3.那爛陀、4.鹿野苑、5.涅槃場、6.舍衛國、7.三家石、8.蘭毘尼；此外還有山奇、阿姜打等佛教名勝。要一朝禮這些地方，最好的交通工具莫過於火車，既便利，又省錢，同時能省去許多不必要的麻煩，減輕跋涉辛苦。

我們的團體十五個人之中，竟沒有一個會說洋話的，一路上吃了不少苦頭，這回在加城與P城代表團相遇，因他們團體中有好幾位通英語的，也是去朝聖地，當時我們很想和他們合併，同包幾個火車廂，做一塊兒去，這樣沿途不用咱們開口，多少沾點通洋話先生的光；萬沒有料到這個建議，是火爐子靠水缸，我熱他不熱，碰上了一个大釘子。P城那位峇峇團長先生，不

但拒絕了我們的要求，反口出怨言，指我們在仰光所受歡迎，妨礙了他的生意經。

我真不明白，做一個佛教徒，受邀去參加世佛會是應盡的責任，難道一定要去做生意嗎？再說我們所受的歡迎，是仰光僑胞的熱情，不是我們的主動；星加坡和馬來亞，相隔一衣帶水，政治上具有唇齒相關，何況大家都是海外華僑佛徒，在此異國遠方，應加強團結才對，若任性使用意氣，祇有招致中國佛教徒丟架子，這真是何苦來呢？

還好，皇天不負苦心人，經端幾天奔走，得余清波、何福麗、李鏡生幾位先生協助，包好了三座頭等火車廂，票價減半，這是印度政府優待朝聖佛徒的規定，當旅客在當地領事館領取護照時，就發給每個人一張半價火車單。至於通譯和導遊人員，頗費了一翻週折，初時拜託本照大師物色好了一位某小姐，後因團長深恐某

小姐不堪所任，中途却不是好要的，故堅請李鏡生君同行，李君生意關係難於分身，經不起我們三請四求，他終於找了一個替身照顧生意，自己才抽身來做翻譯官。導遊人員是本照大師親自出馬，照顧行李由一位廣清大師發心，他二位來印多年，又能通曉印語，聖地朝過好幾次，這些事情正是他們的拿手好戲。

印度的治安很不好，扒手偷竊最多，菩提協會往來人最複雜，臨出發前，我們凡不隨身攜帶的行李，由我同胡太太負責，寄存在余清波居士府上。無限好的夕陽，被黃昏迫走，枝頭百鳥回巢，街上華燈初放，我們十幾個旅人，陪伴着一大堆行李，坐上一架大型羅厘車，風馳電掣向火車頭進發。臨時又增加了二個外國遊侶，一位是由菩提會派來照顧我們的黃衣比丘；一位也是去朝聖地的錫蘭籍蘇曼瑪丹尼小姑娘。暫別了加城送行的朋友，登上了長龍似的火車廂，我們每個人的心，是那樣興奮，是那樣歡喜，因為，偉麗莊嚴的聖跡，明天就要在我們的眼前出現。

茲有廖振祥居士寄來李圓淨居士著之「到光明之路」影印本二百本，囑分贈本刊讀者，有志索閱者，附回郵二角，即贈一本。贈完為止。又上期贈送金剛經啓事刊出後，第一日即有二十餘封索閱函件，被索一空，後來者多贈他書替代，以後希勿再來函，以免向隅。本刊讀者服務部啓

在外？是故應知，汝言覺了能知之心住在身外，無有是處。」阿難白佛言：「世尊，如佛所言，不見內故，不在身內；身心相離，不相離故，不在身外。……我今思惟，知在一處？」佛言：「然在何處？」

阿難言：「此了知心，既不知內而能見外，如我思忖，潛伏根內；猶如有人，取瑠璃碗，罩其兩眼；如是雖在眼外，而不留礙，彼根隨見，隨即分別；……然我覺了能知之見，不見內者，為在根故；分明心猶如琉璃，當見山河，何不見眼？……若不見眼，云何說言，此了知心潛伏在根內？……是故應知，此無是處。」

阿難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我亦聞佛與文殊等諸法王子談實相時，世尊亦言，心不在內，亦不在外。……如我思惟，內無所見，外不相知。內無所見，在內不成；身心相知，在外非義；今既相知，復內無見，當在中間。」佛言：「汝言中間，中必不迷？非無所在。今汝推中，中何為在？為復在處，為當在身？……二，為不兼二。」

若兼二者，物體雜亂，物非體知，成敵兩立，云何為中？體性，中何為相？是故應知，當在中間，無有是處。」佛言：「世尊！我昔見佛與目犍連，須菩提，富樓那，舍利弗，四大弟子，共轉法輪；常言覺知分別心性，既不在內，亦不在外，不在中間，俱無所在；一切無著，名之為心。則我無著，名為心不？」